

本地史教學：觀念、方法與技巧

馮志明

香港大學

本文嘗試從教育學的角度，對本地史教學的觀念、方法和技巧作出一些反思，並探討初中教師如何運用一些具體的教學法，以情激趣，以史尋理，實踐教育目標，提高教學質量。筆者歷年從事本地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亦曾參與由香港大學舉辦的教師培訓課程，對歷史教育改革的迫切性體會頗深。有鑒於教育署剛在1998-99學年正式把本地史列入初中歷史科課程，加上本地史教學仍在起步和探索階段，很多非主修歷史但又兼教初中歷史科的教師，在講授新教材的時候明顯碰到了較多的難點。正因如此，本地史教學確實是值得研究的一門科學。筆者希望利用這個園地，把一些個人的教學實踐和心得體會，公諸同好。但這只是個開端，筆者期望大家也能從改進歷史教學方法的角度，從事各方面的研究。

歷史教學與教育改革

歷史教育觀，是人們如何認識歷史教育的一種觀念。樹立正確的歷史教育觀，既有助於確立正面的教學態度，也有助於開展教學改革的活動。以下的分析就可以被視為上述情況的體現。

教育署輔導視學處早在1990年推出一套本地史教材，並在15間中學的中一至中三級推行試教，為期三年。參與計劃的教師以教署提供的教材為基礎，自行設計內容，並透過實地參觀、戶外考察和專題展覽，加深學生對課題的認識。其後，教育署對課程作過一些檢討和修訂，並在1998-99學年把本地史列入課程。

教師必須明瞭新教材的編排與特點，才能把新課程處理得好。從內容結構方面，課程按照時間順序，以新石器時期為起點，探討香港發展的過程和一些重大變化。課程主要分為三個大單元，包括：(一)昔日的傳統農村活動，包括早期港人的生活，主要的民系和新界大家族；(二)香港開埠百多年的成長及發展歷程，包括英人管治的特色，轉口港的形成和華人的社會角色；(三)日治時期及二次大戰後的社會經濟演變。在教學時間分配上，該綱要建議有關內容佔歷史科課程的五分之一，每學年約佔八個教節(Education Department, 1998)。

初中本地史課程的一項主要目標就是要轉變學生對歷史科的態度，要將歷史課視為一種使學生得到滿足的智力訓練；也許正是由於這一不同，本地史教學大綱在課程編排、教育功能、教學評估和學生能力培養的關係四方面都更新了一些觀念，使章節安排更科學和合理。筆者就個人觀察所得，本地史課程與以往的初中歷史教學相比，有以下幾點不一樣，現表述如下：

- (一)突出重點，減少記憶性內容。本地史教學大綱扼要勾勒出歷史沿革的基本線索，以專題形式介紹不同歷史時期的性質，簡化了對歷史事件具體過程的敘述，使學生容易抓住知識的核心，理清思路。這個刪繁就簡的安排，避免了過往歷史科課文內容流於繁雜冗長的問題，也顧及了許多中學生在畢業之前就停止學習歷史的事實。
- (二)採用活動式教學，減少「教師講、學生聽」的被動學習方式。教學大綱引導學生認真培養勤於思考的習慣。具體而言，課程要求學生側重理解歷史發展的脈絡，而非記誦人名、年份等資料。在培養技能部分，除了要求一般思辨、概括、綜合及表達等訓練外，更進一步突出理解因果、轉變、延續等概念，把培養學生鑒別和運用史料能力的具體要求納入教學內容的範圍。
- (三)檢討學生表現和評估教學成效，是教學過程不可忽視的環節，對改善授課和推動學習起到關鍵作用。在這一方面，本地史教

學大綱特別鼓勵教師以學生在設計活動和作業(例如：訪問、辯論、小組討論、工作紙)的表現作依據評分；這樣一來，既可保證學習的積極性，也可使學生不以考試為沉重壓力。

(四)在思想灌輸方面，課程大綱把歷史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關係闡述得更趨明確，重點指出初中本地史教學在提高公民意識的重要作用。從具體內容看，課程安排了香港的文化源流、古物古蹟、經濟成長等知識的教學，通過對香港歷史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培養年輕一代關心香港的情意和對社群抱有積極及負責任的態度。

綜上所述，初中本地史課程的教學大綱強調學生掌握主動運用學科技巧，擺脫被動地接收知識的束縛，明顯地將學生的主動學習放在首要地位，體現和貫穿了「以學生為本」(student-centred approach)的原則。這套教材的成效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教學實踐來証實，但勢必會促進歷史教學觀念的更新，給香港的歷史教育改革帶來一股推動力量。

教學方法與技巧的掌握

儘管筆者肯定初中本地史課程的路向大致可取，但是卻要指明：怎樣進行有效的教學方法，從而落實多樣化的教學目標，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筆者認為，應要注意以下三方面：

第一，要從教師的角度考慮。如前所述，課程強調教學要由單一知識傳授轉向兼及能力培養，這就給教學增加了難度。部分初中歷史教師，並沒有主修歷史，未必能掌握最基本的歷史教學法。加上，受課時所限，他們可否針對學科特點而推行相應的教學活動，就很值得疑慮。再者，對不少教師來說，本地史是較為生疏的領域。即使資深的教師也正在尋求途徑增進知識和吸取經驗。使教與學相互促進，應該相得益彰，但這也反映了課程發展與課程培訓的脫節情況。由此可見，促進教師技能的規範化和充分發揮，是有著迫切的現實需求。

第二，課程的要求(尤其是要求學生掌握表述歷史的能力)在某程度上脫離了初中階段學生的認知水平。這一問題既是難點，也是重點。很多調查顯示，約 11-12 歲以上的學生的運思系統迅速地發展起來，可以開始理解一些較大的時間單位，如公元、世紀等，也可以對關係中的關係，以及分類中的分類問題加以思考，但不容易從宏觀的角度思考。他們在理解概念時，還常常要依賴直覺感知為支柱(朱智賢，1993年；林美珍，1996年)。教師應該怎樣釐定本地史教材的深度和廣度，以配合初中學生的年齡特徵？這是我們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第三，要談談教學資源的情況。誠然，教育署提供的教材套，以及坊間現有兩種版本的初中本地史教科書，都附有頗多相關的資料，應當予以重視。但是，這些教材主要在於展示課程規定的知識結構和內容，訓練能力的精神只是隱含其中。如從技能培養的角度出發，教師還要調動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把思維的訓練貫穿於整個教材。另外，某些教學內容也許會隨時間而出現滯後的情況(例如：隨著數間日資百貨公司的結業，日資在香港的地位也大為下降)。這就要求教師必須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對教材進行補充和改造。

既然確定了現有教材的性質，教師要面對的挑戰，以及初中學生的認知水平，那麼，我們在教學技巧的把握上，就應當依據學科特點，切合教師和學生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組織相應的教學活動。如何通過教學活動塑造學生心理結構，激發學習興趣，強化學習動機，引發其歷史投入感，促進「擬情式領悟」(empathy for understanding)，絕對關係到教學是不是成功關鍵的環節。以下，筆者僅就個人經驗所得，結合現代教育研究成果，歸納出一些具體的本地史教學策略和原則，以供教育工作者參考討論。茲就這些心得綜合評述如下：

(一)談古論今，儘量把歷史結合在學生的生活體驗和已有的知識基礎上，喚起他們的舊觀念，指導他們對身邊事物保持敏銳的觸覺。

赫爾巴特(Herbart, 1906)很早就指出，興趣是有意識地把握思維的對象之內在驅力。結果，由此形成的許多理論增進了我們對兒童學習動機的認識。一言以蔽之，本地史是一門與學生的生活有著緊密聯繫的課程。

由於大部分學生在香港土生土長，比較熟悉香港的情況。如果教師能採用穿插式講授，把新教材巧妙地聯系到學生日常生活的情境(milieu)作講解，可以把歷史概念從具體到抽象，從感性到理性逐步深化。舉例說：教師講解香港對外貿易中心地位的崛起，可以借今日的經貿情況溶入新課，引發興趣，鼓勵學生串聯新舊觀念，使學生認識到歷史在現代生活的意義。通過發問和質疑，各抒己見，互相溝通，分享意見，可以營造生動活潑的課堂氣氛。這種學習方式，對促進學生的群性(social)和情性(affective)發展，啟迪學生的反省思維、批判思維、概念思維和創造思維，是大有裨益的(Brown, 1983; Beyer, 1991)。

(二)在原教材以外適當增加直觀教具，豐富教授的形式，從而喚起學生的興趣，把興趣轉為注意。

雖然初中的學生已開始能作邏輯思考，但其認知過程極之地求助於對實物作直覺的判斷，而感官的條件對概念的形成為必要(Hurlock, 1978; Bruner, 1977)。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兒童較容易接受附有插圖的讀物。這些實驗性研究的發現，與初中學生讀歷史的情形特別契合，使之成為有益的借鑒，有助教師設計適當的教學策略。

考慮到初中學生的認知特點和接受能力，教師若加插一些多媒體輔助教具，應該可以撥動學生心弦，達到最佳的講學效果。例如：學生觀看香港舊貌的照片或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百載鐘峰」等節目，就會很自然地體會濃郁的歷史味，興趣油然而生，比較容易地把形象思維轉化到抽象思維的層次。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運用想像力，領略箇中知識。這些生動、形象的圖象(drawing or graphic image)，既能增強學生的直觀性和形象性學習，又可以把複習抽象的內容和概念，在相應的具體的運思中建立起來。

(三)鼓勵學生跳出課室的框框，積極地注意周圍世界，養成不斷探索新知、自我推進的意識。

課堂外的活動，其種類是多樣性的。例如：學生可以結成興趣小組，利用課餘時間搜集和剪輯報刊轉載本地歷史文化的訊息，並且把剪報張貼在當眼的報告板，創設一個有氣氛的學習活動天地，擴大和加深知識面。在學習過程中由學生表現興趣和親身體會個人進步的喜悅，獲益遠大於只由教師引發的活動(Raths, 1967)。

此外，田野考察活動也有助學生投入歷史的處境，懷緬自己的祖先，強化和鞏固學科知識，做到鑑古知今的效果。香港境內的文物古蹟，星羅棋佈，分散於港島、九龍和新界各處。為了減輕交通安排的問題，教師可帶領學生尋訪座落於就近校舍區域的古蹟，例如中上環的學生可參觀文武廟。匯豐銀行總行門外的一雙銅獅子，就見證了日軍佔據香港的歷史。另外，不同類型的博物館，長期擺置展品，並提供附有交通位置圖的古蹟小冊子簡介，對於認識本地史都很有用處。

(四)透過預先設計的活動，塑造積極昂揚的學生情緒，開展活躍的邏輯思考，發展推理、判斷、綜合等更高水平之教育目的。

僅僅由教師灌輸教材內容並不足夠，重要的是進一步由學生不斷通過參與預先設計的活動，體驗所學的概念(Bruner, 1966; Bloom, 1981)。現今廣泛受到重視的一種觀點就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探究學習」(enquiry learning)，培養學生的主動性和探究的技能(skills of enquiry)。教師是促進學習的人(learning facilitator)，不應替代學生成為學習主體。這也就如華德侯斯(Waterhouse, 1983)所指出的，使學生成功自我表達，在自由不受壓抑的環境中主動地學習，是最能充分開展潛能的教學。通過活動教學的媒介來領略本地史，就是此種自主學習的反映，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

舉例說：教師可指導學生以專題探討其校舍成立的背景，發掘材料和撰寫報告。收集到的資料，在觀點或內容上或許互不相同；這時候學生便要在教師引導下學習如何抱開放態度，處理

不同的觀點。讓持不同立場的人充分地表達意見、討論，再作決策，正是民主主義的生活方式和態度，符合香港代議政制發展的需要。通過運用史料，學生要掌握歸納和演繹的技巧，嘗試領悟社會現象的因果及其相互關係的複雜性。布魯納(Bruner, 1966)曾經精闢地指出：與其說知識是一個結果，還不如說它是一個過程。

由此看來，從實踐中獲取手腦並用的鍛鍊，作出不同層次的思維探索，絕對可以提高歷史教育的質素，整體上增進學生辨別問題和找出方法解決問題的技能，及應付變化的適應能力(adaptability)實現轉用學習(learning for replicative use)之目標，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用史實為重點，用歷史人物的言論為線索，對香港和祖國作聯系比較，對兩地歷史的輪廓有較清晰的認識和領會。

我們有必要明白，香港的發展進程，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香港歷史變遷的規律有其獨特性。具體舉例如下：孫中山先生於1923年在香港大學演說時，對中港兩地作過一些生動深刻的對比：

我於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閑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闊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兩地相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時竟須自作警察以自衛，時時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有教師或許認為作中港兩地的比較，會把課程內容扯得太遠，其實不然。首先，雖然香港在一個半世紀前淪為英國殖民地，但是香港的一系列發展變遷，都幾乎直接與當時中國的處境緊密相關。一直以來，香港還對中國現代化作過傑出貢獻。其次，通過閱讀歷史人物的言論，學生可以感受故人的音容笑貌，增添親切感，更容易融入學習的過程。

教育署把本地史加入初中課程，或許有其特別意義。這其中有個重點不可忽略，那就是，課程被命名為「本地史」而非「香港史」，教學內容並非局限於香港地區的範圍，而是兼併了中國的因素，剖析本地與內地時局的相互影響，突顯了中港地域毗連和兩地自古以來一脈相連的情況。把香港歷史放在中國歷史的視野裏進行考察和審視，以比較開闊的思路展示兩者的文化根源；這樣的學習有助提升莘莘學子的文化意識，反過來也關連到「本土意識」的塑造和「母體認同」的重新構建。那意味著初中本地史課程在宏觀上對歷史學科的情感教育起了具體的指導作用。

結語

前面述及的各點，包括如何結合歷史和生活體驗，如何增加學習資源，如何跳出課室的框框，如何促進活動學習的功效，以及如何利用直觀的歷史教具喚起興趣和注意，僅屬筆者的個人點滴意見，可以補充的地方尚多，但都認清學生為認識的主體，符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路向。在切身處地之生活背景下學習，既可激發學生的興趣，又能使他們進行擬情式領悟，有助於縮短學生與概念的距離感。這樣的學習方法能切合初中的歷史教育。

初中本地史課程，儘管強調學生主動積極學習的價值，但是沒有否定教師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的主導作用。筆者認為，由於新課程把歷史教育的目標提得更高，教師對學生的指導——包括興趣啟發、課程編排、疑難解答、檢查糾正、價值引導等方面——顯得尤為重要。只是這種指導與教師傳統給予的指導有著實質的不同；教師的指導要更講求技巧與藝術，更符合學生的認知特點。

教學的方法和技巧，不拘一格。教師在講學實踐中，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根據自身積累的經驗，因應學校的環境和學生的接受能力，把教育署規定的課程，從結構到內容提出適當的增補或淺化，充分實現「因材施教」的原則。最後，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回饋不斷改進方法，設計出更多樣、更有效的教學法，從不同層面深化學

生對知識的理解，提高學生思維的敏銳性，使學生在心智方面得到迅速、充分的發展。

為培養創造性的人才，以配合世紀交替的新年代，今天的教育既重學生的認知，又重能力的訓練，也重態度的樹立。當前的初中本地史課程亦要求教師不獨傳授知識，更要培養自學的技能 and 進行情操的陶冶，大致上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但是，對於如何把認知、能力和態度這三個環節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凝聚為一整體，可說還在構建過程之中，仍未形成系統的認識。隨著研究的積累，把教學成果上升到理論性的總結和概括，或可為教師提供調整教學的依據，奠定教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因此，這個题目的探討還將會繼續下去。

參考文獻

- 朱智賢(1993)。《兒童心理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林美珍(1996)。《兒童認知發展》。台北：心理出版社。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1985)。《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
- Beyer, B.K. (1991). *Teaching thinking skills: A handbook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Bloom, B.S. (1981). *All our children learning: A primer for parents, teachers, and other educators*. New York: McGraw-Hill.
- Brown, J.L. (1983). On teaching thinking skills in the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Phi Delta Kappan*, 64 (10),709-714.
- Bruner, J.S. (1966).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ructi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 Bruner, J.S. (1977).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6). *Syllabuses for secondary schools, history, secondary I-III*. Hong Ko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8). *Local history package for secondary 1-3*. Hong Kong: History Section of the Advisory Inspectorate.
- Herbart, J.F. (1906).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Boston: D.C. Heath.
- Hurlock, E.B. (1978).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Raths, J.D. (1967). A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values. In J.D. Raths, J.R. Pancella, & J.S. Van Ness (Eds.), *Studying teach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312-316.

Waterhouse, P. (1983). *Manag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London: McGraw-Hill.

Teaching Local History: Approach, Method and Technique

Fung Chi-m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in the hope of sharing views on the teaching of local history in Hong Kong and calling for more profound thoughts, in the ligh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ocal history curriculum for Secondary 1 to 3 in the school year 1998-99. The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scheme of this local history curriculum package are first appraised and the use of history education as a vehicle for achieving educationally significant goals expounded. A brief note on the leadership role of teachers in making this endeavour successful is then given. Some pedagogical techniques together with living examples – 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a “student-centred” approach to learning – are suggested as to permit their use at various levels. These are not intended to be exhaustive of all the treatises on the methods of teaching local history; it is flexible enough to enable teachers to be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in designing their own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geared to their needs in the frontline.